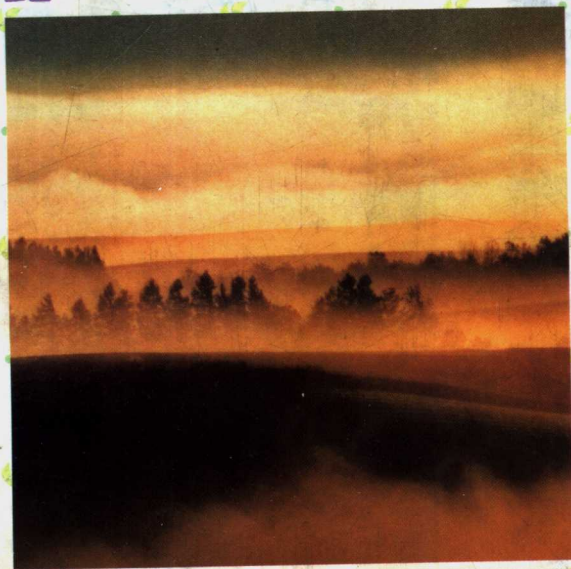


LUZHUCONGSHU

散文名家送给孩子们的礼物

露 • 珠 • 丛 • 书



大街上的梦

铁冰
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LUZHUCONGSHU

散文名家送给孩子们的礼物

露 珠 丛 书

大 街 上 的 梦

铁 凝

河 北 少 年 儿 童 出 版 社

露珠丛书
大街上的梦

肖复兴 主编 铁凝 著
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(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)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850×1168毫米 1/32 6.25印张 12.5万字 1996年12月第1版

199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:1—5000 定价:7.90元

ISBN 7-5376-1574-8/I·650

热爱生命，诚实待人，使我们
生活快乐！

铁凝
——胡梦来

总 序

肖复兴

给孩子们编一套有价值的、每本又不太厚的散文丛书，是编选这套《露珠丛书》的初衷。

这个初衷，主要是针对当前为孩子出版的书籍中存在着越出越厚、越出越豪华、礼品化的倾向。而为孩子出版的文学类的书籍中，品种更显得单调，除了一些童话和雷同重复的古典、外国文学名著缩编之外，其他品种很少见到，散文丛书一套也没有。

《露珠丛书》，是专门为孩子编的第一套散文丛书。

说它有价值，首先它是这样一套献给孩子们的礼物。它是那样的清新，如露珠般晶莹新鲜，区别于司空见惯、

泛滥成灾的东西。同时还在于它所选的散文适合孩子阅读。这些散文或是专写孩子的，自然洋溢着孩子天然的情趣；或是专为孩子而写，当然充满对孩子成长的期待；或虽不是专写孩子也不是专为孩子而写，却是有助于孩子的阅读范围的扩大、阅读能力的提高、阅读情趣的陶冶。它们或写人，或记事，或抒情，或论理，都是融情于理，寄景于思，将一份对孩子的真挚的爱心融化在这些篇章的字里行间。

说它适合孩子阅读，还在于这里所选的散文篇幅都不长，每一本书都不厚。为的就是让孩子在紧张的学习之余能够轻松地读完，并能够消化吸收，不仅有助于孩子知识和情感的滋养，而且有助于孩子想像力和审美能力的培养。同时，也希望每一篇散文都是一篇范文，帮助孩子的作文和写作能力的提高，要胜于眼下泛滥着的千篇一律的作文辅导之类的书籍。

基于这种考虑，我和出版社的朋友求助于作家，得到许多作家的支持。能够为孩子编选这样一套散文丛书，是大家共同的愿望。这里既有老一代的作家郭风、袁鹰、宗璞；也有中年作家柳萌、韩少华、许淇、胡昭；还有年轻一代的作家赵丽宏、铁凝、张抗抗、陆星儿等人。他们都是当前最为活跃并且最具有实力的散文作家。他们都放下手中正忙的写作任务，而先为孩子编选这套丛书。孩子确实是第一位的，他们是跨

世纪的一代，是我们的希望，我们所做的一切，包括写作，从本质上来说正是为了他们。因此，这里组成的颇为可观的阵容，说明作家们对孩子的一份深厚情意，也说明这套丛书不同寻常的价值。

在丛书出版已成为时髦和时尚的今天，我们希望这套精心编选、精心制作的丛书，能够有别于其他丛书，以它的价值、它的特点、它所具有的权威性以及作家和编者所拥有的爱心，赢得孩子们同时赢得家长和所有成年人的心。

我们也希望这一套《露珠丛书》能够伴随孩子的成长，度过童年和青少年，清新而湿润地滋润孩子的心田，留下一生难忘的记忆和回味，在他们长大成人作了父辈的时候，还能够富于感情地对他们的孩子说：我小时候曾经看过一套还不错的书，叫做《露珠丛书》。

1996年10月16日于北京

自序

当你打开这本书时，也许会首先读到这段文字。当你打开这本书时，也许会跳过我这段文字，直接与书中的篇章谋面——就像我少年时的习惯一样。

我的少年时代是一个书籍匮乏的时代，一个鄙弃文化的时代。可我，偏就在那样的时代喜欢读书。在那些岁月里，与文学有关的所有书籍差不多都被销毁了，或者，被送进造纸厂充作造纸的原料。这样的背景封锁了我的见识，但造纸厂的仓库毕竟还能给我以机会。我的那些住在造纸厂附近的大胆同学，常常如打洞的小鼠，趁人不备从纸厂的仓库里一本本往外拖书出来，然后我们偷偷

地传阅。我们聚在厕所里传阅过莎士比亚名著改编的连环画；我们读过巴金的《家》；我们似懂非懂地狂读过大部头《静静的顿河》——略过书中的战争只读主人公的爱情；甚至，我们还为争夺书籍发生过种种不快。而我也曾妄图把借来的心爱小书昧起来拒不归还原主。

我在那个特殊年代鬼祟地享受着书籍带给我的欢乐，生发着由书而引出的不合时宜的种种梦想。正是那些残破的、散发着霉潮气的书启迪了我最初对人生的爱意。凭了这点，我永远会对世上所有的好书充满感激。

我成年之后，书已渐渐多起来，渐渐堂皇地遍布我们的世界。对于它们，我们已能够冷静审视，从容地挑拣。我开始关心那些给过我欢乐和梦想的书的作者，并寻来他们的著作，自然而然地从每一本书的前面或自序读起。我希望在这些文字里读出作者著作之外的心思，从而看见那个真的作者自己。当然，也许他们的心思其实已经渗透在书里。

所以，话题还是回到开端：当你打开这本书时，你是否跳过我这段开场白我都不会在意。重要的是，让我们像热爱人类一样地热爱阅读吧，阅读好书可以保障我们精神的健康。

同时，作为一个写书的人，我也深知自己该以怎

样一种健康的精神，去担负起对于读者的责任。

1996 年夏

目

录

大街上的梦	(1)
共享好时光	(4)
一千张糖纸	(10)
一件小事	(15)
想象胡同	(18)
与陌生人交流	(24)
别 怕	(31)
面包祭	(34)
麻果记	(45)
草戒指	(53)
书的等级	(59)
《第四十一》梦	(66)
城市的客厅	(71)
孩子之一	(77)

门外观球	(83)
套 袖	(89)
冰心姥姥您好	(94)
罗丹之约	(99)
可爱的女人	(104)
风筝仙女	(108)
惦 念	(114)
我与绘画	(120)
又见香雪	(123)
林肯中心之魂	(130)
我在奥斯陆包饺子	(138)
我在奥斯汀请客	(142)
史蒂文森郡的乡间聚会	(147)
可口可乐中心	(153)
黄金与钻石	(158)
告别伊咪	(164)

大街上的梦



有一次在邮局寄书，碰见从前的一个同学。多年不见了，她说咱们俩到街上走走好不好？于是我们漫无目的地走起来。

她所以希望我和她在大街上走，是想告诉我，她曾经遭遇过一次不幸：她的儿子患白喉死了，死时还不到四岁。没有了孩子的维系，又使本来就不爱她的丈夫很快离开了她。这使她觉得羞辱，觉得日子是再无什么指望。她想到了死。她乘火车跑到一个靠海的城市，在这城市的一个邮局里，她坐下来给父母写诀别信。这城市是如此的陌生，这邮局是如此的嘈杂，无人留意她的存在，使她能够衬着这陌

生的嘈杂，衬着棕色桌面上糨糊的嘎巴和红蓝墨水的斑点把信写得无比尽情——一种绝望的尽情。这时有一位拿着邮包的老人走过来对她说：“姑娘，你的眼好，你帮我纫上这针。”她抬起头来，跟前的老人白发苍苍，他那苍老的手上，颤颤巍巍地捏着一枚小针。

我的同学突然在那老人面前哭了。她突然不再去想死和写诀别的信。她说，就因为那老人称她“姑娘”，就因为其实永远是这世上所有老人的“姑娘”，生活还需要她，而眼前最具体的需要便是需要她帮助这老人纫上针。她甚至觉出方才她那“尽情的绝望”里有一种做作的矫情。

她纫了针，并且替老人针脚均匀地缝好邮包。她离开邮局，离开那靠海的城市，回到自己的家。她开始了新的生活，还找到了新的爱情。她说她终生感激邮局里遇到的那位老人，不是她帮助了他，那实在是老人帮助了她，帮助她把即将断掉的生命续接了起来，如同针与线的连接才完整了绽裂的邮包。她还说从此日子里有了什么不愉快，她总是想起老人那句话：“姑娘，你的眼好，你帮我纫上这针。”她常常在上班下班的路上想着这话，在街上，路过一些熟悉或者不熟悉的邮局。有时候这话如同梦一样地不真实，却又真实得不像梦。

然而什么都可能在梦中的街上或者街上的梦中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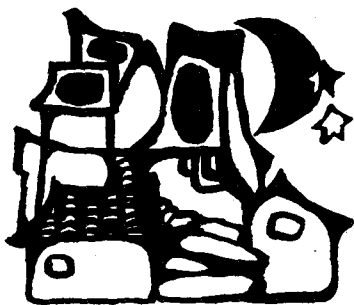
生，即使你的脚下是一条踩得烂熟的马路，即使你的眼前是一条几百年的老街，即使你认定在这老路旧街上不再会有新奇，但该发生的一切还会发生，因为这街和路的生命其实远远地长于我们。

我曾经在公共汽车上与人争吵，为了座位为了拥挤的碰撞。但是永远也记不住那些彼此愤怒着的脸，记住的却是夹在车窗缝里的一束小黄花。那花朵是如此的娇小，每一朵才指甲盖一般大。是谁把它们采来——从哪里采来又为什么要插在这公共汽车的窗缝里呢？怨气冲天的乘客实在难以看见这小小花束的存在，可当你发现了它们才意识到胸中的怒气是多么地没有必要，才恍然悟出，这破旧不堪的汽车上，只因有了这微小的花束，它行驶过的街道便足可称为花的街了。

假若人生犹如一条长街，我就不愿意错过这街上每一处细小的风景。

假若人生不过是长街上的一个短梦，我也愿意把这短梦做得生机盎然。





共享好时光

我记事以来的第一个女朋友，是保姆奶奶的一位邻居，我叫她大荣姨。

那时候我三岁，生活在北京。大荣姨是个中学生，有一张圆脸，两只细长眼睛，鼻梁两侧生些雀斑。我不讨厌她，她也特别喜欢我，经常在中午来到保姆奶奶家，自愿哄我睡午觉，一边给我讲些罗嗦而又漫长的故事，也不顾我是否听得懂。那些故事全被我遗忘了，至今只记得有个故事中的一句话：“他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……”什么叫狮子路口呀？三岁的我竭力猜测着：一定是那个路口有狮子。狮子我是见过的，父母抱我去过动物园的狮虎山。但我从未向大荣姨证实

过我的猜测，因为每当她讲到“十字路口”时，我就快睡着了。梦中也没有狮子，倒常常出现大荣姨那张快乐的圆脸。

我弄懂“十字路口”这个词的含义是念小学以后的事。在上学、放学的路上，每当我 and 同学们走到十字路口，便会想起大荣姨故事中的那句话。真是的，三岁时我连十字路口都不明白。我站在十字路口，心中笑话自己。这时我已随父母离开了北京，离开了我的保姆奶奶和大荣姨。但我仍然愿意在假期里去北京看望她们。

小学二年级的暑假里，我去北京看望了保姆奶奶和大荣姨。奶奶添了不少白头发，大荣姨是个地道的大人了，在副食店里卖酱油——这使我略微有点失望。我总以为，一个会讲“十字路口”的人不一定非卖酱油不可。但是大荣姨却像从前一样快乐，我和奶奶去她家时，见她正坐在一只马扎上编网兜，用红色透明的玻璃丝。她问我喜欢不喜欢这种网兜，并告诉我，这是专门装语录本用的。北京的女孩子，很多人都在为语录本编织小网兜，然后斜背在身上，或游行，或开会，很帅，正时兴呢。

那时的中国，已经到了人手一册《毛主席语录》的时期，我也拥有巴掌大的一本，觉得若是配以红玻璃丝网兜背在肩上，一定非比寻常。现在想来，我那时